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五十一）

作者：陈勇



加拉瓏孔教礼堂

简单的晚餐过后，我们赶往福绥庙的孔教礼堂，活动刚刚开始。礼堂里大概已经有二三十人，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司职活动主持和电子琴师，整个活动程序一如我在其他孔教礼堂看到的一样。我原本以为这是个偏僻遥远的地方，没想到孔教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一位不苟言笑、身着中山装的长者上台讲道，正是我两天前在布洛拉（Blora）孔教礼堂见到的那位文师，他是专程赶到新埠头来讲道的，好在两地的距离并不遥远。之后是孔教会主席张先生讲话，并把我热情地介绍给当地的孔教道亲。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活动准备离开的时候，新埠头的县长带领一队人马在警车开路下，浩浩荡荡地来到了礼堂，鞍前马后共计有十多人，奥托教授显然是县长大人的贵宾，同行的还有来自当地各宗教界

的代表。于是我们又重新坐定，开始了新一轮有关宗教和谐与对话的宣讲活动。县长大人身穿红色花格蜡染服装，大腹便便，满面红光。他当仁不让，手拿话筒热情洋溢地发表施政演说，以及有关宗教政策。刘国樑先生悄悄告诉我，眼下正值新埠头大选之际，县长来孔教礼堂讲话，名义上是为了促进宗教和谐，但更多地为了拉选票，特别是赢得有经济实力的华人社区的支持。在县长演讲之后，奥托教授和我都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奥托教授极力盛赞印尼在宗教多元化和宗教和谐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效仿。一时全场欢声雷动，宗教对话活动达到高潮。

宣道活动完毕以后，我们赶回厨闽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这里跟爪哇大

部分地方一样，潮湿而闷热。关圣庙的客房里没有空调，有一台电风扇。我把风力开到最大，才勉强抵御热浪的袭击。但是无所不在的蚊子从四面八方袭来，我一晚上都穷于应付，也不知一共拍死了多少。根据印尼孔教总会的安排，我将在厨闽关圣庙停留两个晚上，因为明天傍晚才是厨闽孔教礼堂的宣道活动。届时东爪哇其他地方包括新埠头其他孔教信徒，都会赶来参加活动。另外，在印尼孔教内部颇有名望、居住在玛琅（Malang）的欧阳子文（Bratayana Ongkowijaya）宣道师，也会赶到厨闽礼堂作关于孔教与华人寺庙关系的主题讲座。我对明天的宣道活动充满了期望。

第二十三天： 厨闽关圣庙的宣道活动

11月25日 星期五

早上八点起床，用过早餐后，刘国樑先生邀请我到关圣庙管理办公室一同观看于丹的《论语心集》，一口气看了三集。不久新埠头孔教礼堂的苏长老也赶来了，我们又一同观看了台湾傅佩荣教授有关《论语》的讲座。苏长老虽然已经退出了宣道第一线，但仍然是东爪哇孔教理事会的活跃人物，更为印尼孔教的健康发展

而夙兴夜寐、操劳不已。让我吃惊的是，他尤其担心孔教内部一些信徒的信仰混合化趋势，因为据我观察，中爪哇和东爪哇地区的孔教信仰本就带有混合特征。苏长老专门提到泗水孔教会的一位领导人物，竟然是印尼三教会的忠实信徒，他觉得不可思议，不利于孔教的健康发展。尤其让苏长老恼火的是，该孔教领导人信奉的还释道三教，而是信奉所谓三教信徒共同信仰的神祇Matrisia，在孔教信徒内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虽然他已经向印尼孔教的精神领袖徐再英学师表达过自己的担忧，但性格谦和的徐学师不愿意得罪人，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刘国樑先生也担心孔教内部的一些成员更热衷于这种所谓的三教信仰，难免表现出离心倾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引用《论语》中的这句话表达自己的意思，希望我在下午的讲座上强调华人社区的团结，以及孔教在华人宗教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他还告诉我，现在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到关圣庙拜访，有的还对印尼语的《四书》产生强烈的兴趣，专门前来索要。而且，他们并不是为了祈求孔教神灵的保佑，而是看到东亚地区特别是

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想从其古老智慧中寻找答案。

离傍晚的宣道活动还早，我趁机到庙内四周转转，并到庙外的海滩走走，呼吸海边的新鲜空气。厨闽关圣庙位于城市的西边，是印尼唯一的一座正对大海的华人寺庙，据说也是全东南亚建筑面积最大的一座华人寺庙。通往泗水的海滨公路正好把关圣庙和海滩隔开，辽阔的海面上烟波浩渺，海鸥在海浪中穿梭飞行，阵阵咸湿的海风迎面吹来，带来浓郁的大海气息。说起关圣庙，背后还有一段神奇的传说。话说几百年前，一位来自中国的航海探险家在厨闽的外海上搁浅，当时那里还是一大片泥沼滩涂，生息繁衍着数不清的螃蟹。于是探险家拿出预先备好的蓍草来占卜吉凶祸福，并祈求关公为他指点迷津。他连着占卜三次看是否应该在厨闽落地生根，结果答案都是肯定的。于是探险家便在当地定居下来，并修建了关圣庙来感谢关公的恩德。由于人们相信螃蟹是神灵指定来保佑当地老百姓的，所以就在寺庙大门上塑了一尊巨大的螃蟹像，在印尼所有华人寺庙中可谓特立独出。